

上犹客家

上犹文史资料（第七辑）



政协江西省上犹县委员会教文卫体委员会 编

上犹客家

上犹文史资料(第七辑)

政协江西省上犹县委员会教文卫体委员会 编

上犹文史资料

第七辑

赣新出内准字第 0006303 号

印数 2000 册

内部交流 2008 年 9 月

印 刷：赣州市祥和印刷厂

主
副
编
美
摄

主

编：陈卫国
编：田克广
辑：骆玉梅
术：罗光瑞
影：叶卡
胡益彪
凌 晔
封面设计：黄柏文

李伯勇

李伏学
李师良
吕泽庆



序 一

何福洲

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地方最重要的软实力，每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总是文化先知先觉，总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发出最强音，思想文化的革命和价值体系的重建总是成为社会变革的先导，成为引领社会前进的重要推动力。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魂，文以铸之。文化是一种价值取向和规范体系，有什么样的文化取向，就有什么样的制度取向、法律取向和道德取向。文化是人类所独有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总是代代相传，潜移默化，渗透在每个人的骨子里，成为一种信仰，支撑人们的精神世界。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拥有两个家园，一个是物质家园，一个是精神家园。失去了物质家园就会失去生存的客观基础，失去了精神家园就会失去生活的精神支柱。当今时代，新一轮的竞争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文化的竞争。有人说，十九世纪靠军事改变世界，二十世纪靠经济改变世界，二十一世纪靠文化改变世界。文化竞争力在综合实力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

文化有主流和非主流之分，有先进和落后之分，经济的发展要依靠先进的生产力来推动，社会的和谐要依靠主流文化来引领。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培养和形成主流文化，非主流的甚至垃圾文化就会趁虚而入。主流文化是一元引领、多元共存、拥有主心骨、形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性文化；主流文化是把握时代脉搏、顺应时代潮流的时代性文化；主流文化是崇尚和谐理念和充满和谐精神的和谐性文化；主流文化是根植于传统文化基础上的富有地方特色的地域性文化；主流文化是吸收和融合一切先进文化的包容性

文化;主流文化是在与消极文化、落后文化、腐朽文化竞争中形成的积极性文化。

历史和现实表明,主流文化能够增强一个社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能够催生一个地方发展的生命力和竞争力,能够展示一个地方良好的发展形象和精神风貌。我们要坚持用主流文化来推动新一轮的思想大解放,引领上犹的发展始终跟上时代的主旋律;坚持用主流文化来培育和形成命运共同体,引领上犹各界增进了解、扩大共识、形成合力;坚持用主流文化来树立新风正气,以良好的党政风带民风树县风;坚持用主流文化来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和干部素质,自觉地远离虚荣浮躁,脱离低级庸俗,向着一个有品性、讲人格、重操守的人迈进。

上犹客家人经历数次大迁徙,颠沛流离,世事多艰,形成了许多优良传统。客家先人大多数从中原迁徙过来,迁徙本身是追求、是进取,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对当时现实和环境的妥协和无奈,所以客家文化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保守封闭和消极落后的东西,对待这些东西,既要客观,更要有一种境界。对于消极的东西要努力克服,对于落后的东西要努力改造,对于腐朽的东西要坚决抵制。要讲究礼仪礼节,但要少一些繁文缛节,少一些虚伪客套,少一些冠冕堂皇;要敬重祖先,但要淡化宗族观念,要热爱家乡,但不能有狭隘的地域观念,更不能有自大和排外思想,要做大事业,但不能穷折腾、折腾穷,特别是做房子,要做几栋,做几次,做了又拆,拆了又做,这是对财富和资源的极大浪费。要有好胜心,但不要有嫉妒心,更不能有算计心,少一些品头评足,少一些说三道四;对待新生事物和新生力量要有期望,但不能过分苛求,不能求全责备,更不要过多的挑剔,不要有过多的猜忌,一切以鼓励为主,一切以主流为主,一切以长远为主。一句话,要培育和形成眼界再开阔一点、心胸再大气一点为价值取向的新型客家文化。

在更高起点上全面建设"四个上犹"不仅要提升经济硬实力,还要提升文化软实力。

序二

何舜平

上犹地处赣西南边陲，上苍赐予了她奇美秀丽的山川。史料记载，“上犹之疆域……溪洞广袤，而邑落其中，民以山深而俗淳，亦以山深而穴寇。”先民在崇山峻岭间“结庐丛林、编竹为篱、砍树作牖、剥茅当瓦”，在艰苦的环境里繁衍生息，拓展了家园。唐天祐二年（905）“议建”上犹场。后梁开平五年（911），即乾化元年建上犹场，南唐保大十年（952）升场为县，上犹设立了县治。弹指间又一个千年逝去，上犹步入了新的世纪。

这 1540 多平方公里秀丽的山川每一寸土地都寄托着三十万上犹人民的梦想，也承载了我们过往历史的伤痛和慰藉，她成了今天我们在走向现代文明蕴藉的精神故园。

一代代为之不懈努力奋斗的人民，经历蛮荒的争斗和艰辛辗转的苦难。古代来自中原和近代从广东等地回迁的客家人与本土居民不断磨合交融，终于磨砺成族群间宽厚融和的胸怀和在面对困难不屈不挠的精神。他们共同历经了风雨的洗礼，在历史的沧桑中锻造出养人养心怡然淡定的客家习俗，创建了与山水相融合、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活，形成了德善的理念和重耕读忠孝讲大义亲情的客家文化。在今天不仅是上犹本土，乃至全赣南，上犹文化底蕴之绵厚为人称道，这是我们上犹人的骄傲，其中我们也体会到庄严的历史责任。

进入新世纪，生活在这片美丽家园的三十万儿女全面践行科学发展观，纵深推进“四个上犹”战略，着力培育和打造“眼界再开阔一点、心胸再大气一点”为价值取向的新型客家文化。客家文化、九狮拜象、客家门匾、客家文学、客家乡土之花将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我们相信，在新的起点上，上犹客家精神将为上犹改革开放的新的伟大征程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

目 录

序一	何福洲(1)
序二	何舜平(3)

客家寻踪

世纪之交的上犹客家魂

——以营前陈氏为例,19-20 世纪上犹客家的精神变迁……

.....	李伯勇(1)
◆营前之大前天:峒民的消失	(1)
◆营前的前天:陈、蔡的反“客”为“土”	(6)
◆从蔡家城到文峰塔:客家灵魂的象征	(11)
◆蔡家城的毁灭与文化精神的高扬	(16)
◆走向和解与融合:客家文化精神的延续和嬗变	(20)
◆营前的昨天:客家文化精神的老树新花(一)	(27)
◆营前的昨天:客家文化精神的老树新花(二)	(41)
◆阻遏与沉潜:客家文化精神更新的漫长之路	(48)
◆附记	(55)

史海勾沉

上犹县的始建者——卢光稠	谢崇升(60)
上犹八景史话	谢崇升(64)
黄沙古道寻踪拾遗	杨官盈(70)
浅说“乡约”	谢崇升(77)

回眸营前老圩	钟少仁 (82)
话说营前名胜八景	陈伯文 (90)
老水岩忆旧	黄义宽 (93)

文史拾贝

上犹县古民居、祠堂、寺庙楹联集	骆玉梅 收集 整理 (102)
古村源溪与千年船堂会	骆玉梅 (114)
“南赣乡贤”阳孝本故里莲花井祠堂	骆玉梅 (119)
云水谣	钟少仁 回忆 陈重浪 记谱 (126)
南京歌	钟少仁 回忆 (128)

乡间艺苑

客家俗语	黄坤昌 蔡运衍 整理 (130)
地名谜语	蔡运衍 整理 (143)
歇后语	蔡运衍 整理 (144)
客家饮食谚语	吉金石 整理 (146)
民间杂诗	吴先辉 收集 (147)
营前民谣	陈泽溥 收集 (150)
砍柴十苦	陈泽溥 回忆 (151)
十撇歌	蔡运衍 回忆 (153)
儿歌	蔡运衍 整理 (155)

风俗民情

民间习俗——暖须	吴先辉 (158)
新生婴儿“洗三朝”习俗	李启衍 (160)
上犹记忆	张均杰 (162)
上犹县龙舟活动的祭祀文化	谢贤和 (174)

过火	彭友禄 (183)
客家哭嫁歌	黄坤昌 口述 蔡运衍 整理 (186)

山歌集锦

赣州下去十八滩	吴先辉 收集 (226)
哥哥犁田就犁田	钟少仁 收集 (232)
妹子生得黄峰腰	赖良淦 收集 (236)
上犹各地客家山歌 12 首	赖良淦 记谱 (241)

传说故事

廖公庙的传说	谢崇升 (253)
齐云仙的传说	骆玉梅 (256)
磨形黄屋的传说	黄义苏 (260)
紫阳牛鼻崖的故事	廖良楨 (263)
举岭传说	郑奕富 (264)
张祥英以险招“落地生花”智中武举	
.....	张坛崇 口述 黎仁恕 整理 (266)

后记	(270)
----------	-------

世纪之交的上犹客家魂

——以营前陈氏为例，19-20世纪上犹客家的精神变迁

李伯勇

- ◆营前之大前天：峒民的消失
- ◆营前的前天：陈、蔡的反“客”为“土”
- ◆从蔡家城到文峰塔：客家灵魂的象征
- ◆蔡家城的毁灭与文化精神的高扬
- ◆走向和解与融合：客家文化精神的延续和嬗变
- ◆营前的昨天：客家文化精神的老树新花（一）
- ◆营前的昨天：客家文化精神的老树新花（二）
- ◆阻遏与沉潜：客家文化精神更新的漫长之路
- ◆附记

营前之大前天：峒民的消失

凝视营前。

从南宋到清代，关于营前的史料一直延绵不绝，有着连续的历史记载，我们可以通过梳理营前的历史，更细微具体地了解一个“客家”聚落的变迁史，进而分析“客家”文化的形成。正如当代学者黄志繁所指出的，大陆关于“客家”文化的讨论，却多以历史分析为背景，以“共时性”分析为主旨，很少从比较长的历史时期进行村落层面上的个案式探讨，更缺少对具体“客家”

聚落进行个案式的长期历史分析。非常幸运，营前所揭示出来的“客家”文化形成过程，在宋至清初才得以开发的闽、粤、赣边界山区应当有一定的普遍性。⁽¹⁾

这样对“营前”聚落的了解，其意义就超出了营前和上犹，甚至超出了赣南，“上犹文化底蕴绵厚”也就得到了切实而具体的佐证。营前从南宋至今，土客籍争斗与相融贯穿着历史的长时段，成了今天的客家重镇，所以营前的客家魂完全可以涵盖和代表上犹的客家魂，它是上犹文化底蕴的重要组成。

这里，我们所说的营前是文化意义上的营前，即文化营前，也就是起源于中原的传统文化（正统文化）逐渐覆盖营前区域，并成为当地发展变化的主流文化的营前。

营前镇位于上犹县城西面77公里，距赣州132公里，是赣南西部一个边陲乡镇，罗霄山脉南段，人口31000人，南接崇义县，北接遂川县，西邻湖南桂东。广义的营前包括营前镇、五指峰、平富、金盆（今并入水岩）、水岩、双溪等五乡一镇。自古水路运输，云水河通陡水（现在是水库），汇入上犹江，经南康县的唐江圩达赣州，可抵达南昌和南京。过去崇义县的一半乡镇，唐江、赣州、遂川，以及湖南的桂东、郴州、陵县、汝城等地都在此地办货，商贸发达，因而赣南有“头唐江二营前”的说法。⁽²⁾从地理概念，人们说的营前，一般指镇政府所在地的营前圩。

营前一开始被称为石溪、营溪、屯头里、村头里，名字相当普通，但在“唐末节度使邑人（即本县人——李注）卢光稠在此建兵营，宋赠封卢为太傅，此地称太傅营，圩场称太傅圩。初始的太傅圩是个富饶的小盆地，如今被陡水水库淹没。营前地处湖南江西交界处，地势险要。此后，太傅圩逐渐叫营前圩。”⁽³⁾

笔者认为，当某地某圩注入文化色彩，它就具有某种品格和超越性更会被世人接受而广为流传，称太傅圩不仅仅缘由卢光稠受到朝廷追封，更因为它建立了一个太傅书院，为当地文人仰慕

和聚集之地。也是这个原因，它后来被“营前圩”所取代：“明正德年间王阳明率军镇压桶岗、横水农民起义，驻兵太傅圩，兵营前便开辟为圩场”。^①王阳明除了武治，还在此地办了书院——文功。从时间上，王阳明后于卢光稠；在官职及其文化影响上，王阳明比卢更为卓著。因而“营前”的称呼更富有文化色彩。

如果仅以卢光稠（他还是虔州即赣州的创始人）、王阳明这样的文化名人来概括和替代营前的文化内涵，显然是空泛的，只有着眼于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和文化活动，也就是从内部探寻其活力，一个发展的、有血有肉有个性的文化营前才能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嘉靖《南安府志》载：

上犹之疆域……溪洞广袤，而邑落其中，民以山深而俗淳，亦以山深而穴寇。唐天佑犹人卢光稠各虔州，黄廷玉议创上犹场……自创场迄今三百四十五年之间，群凶寇乡良民凡五十有三，而犯邑者十五。唯绍兴壬申邻寇乱境，邑令王同老谓居民非有根而难拔，何苦累其家而听其害，许乡邑之民自使奔于他处，寇平民归，不过火其庐而人物如旧，令喜，倡民起梁栋于煨烬……嘉定己巳（1209年—李注），匹袍陈葵反，本路孙通判咎犹字有反犬，壬申（1212年—李注）改为南安县。

相对于中原传统文化，这里“群凶”（本地歹人）和“邻寇”（附近歹人）可统称为“峒寇”或“峒民”，属“化外之民”即没有开化的百姓，其文明程度远未有中原农耕文化那种水平。

峒，查《现代汉语词典》，只是表示某个具体地名，其它语焉不详，其实就是四周高山中间盆地即溪洞广袤的形象叫法。“车到山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是峒的形象写照。据笔

者1997年营前实地考察，匹袍就是蝙蝠的俗称，蝙蝠有两个大而有力的翅膀，当地人也称匹婆（称棉袄为袄婆），具体指的就是伯公坳——五指峰，那里多山洞，盛产蝙蝠，匹袍也就成了地名。大文学家沈从文1920年代以湘西为背景写的名著《边城》和其它作品，依然频频使用“峒”字，说明那里（湘西）文化形态一直比较复杂，延续着“山深而俗淳，亦以山深而穴寇”的状况，直到现代，苗民征而不服，也可以说，“峒民”在现代还是湘西社会的有机组成。于是沈从文发出：对苗民问题，应当有个新认识，纠正过去把“苗族同胞当成被征服者的错误看法”（《沈从文小说选·题记》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而在营前早就不这样叫了，这说明营前即使频有动乱，以农耕文化为底色的儒家文化即正统文化已成了当地的主流，也就是文明程度较高，寇乱始终主宰不了营前。

一则史料显示，鉴于当时（宋代）营前“化内之民”（纳入官府正式统治的百姓）与“化外之民”（峒民）的争斗不时发生的情势，甚至后者比较顽固地与官府对抗，“本司（朝廷——李注）昨置太傅、石龙两寨……寨兵不许承受差使，不许调遣移戍，专一在寨教习事艺。自立寨之后，十年之间，寇峒有所惮而不作。”^④宋朝还在营前设立书院以“教化”峒民。另一则史料是：当时南安“邑小事稀，官不必备”，正在裁减官吏，但保持了营前兵寨和书院的编制。（嘉定十三年八月二十六日）江西提刑司奏：“……乞将南安县丞阁下部省废却，以俸给补助新创太傅、石龙两寨及太傅书院地基。”^⑤也足见宋朝政府重视文化，在军事要地不忘文化建设，拿今天的话就是文武“两手都要硬”。这样一来，由于政府的介入，太傅（营前）便确立了以农耕——儒家文化为正宗地位，它虽地处偏僻也融入了中华主流文化。

在那时，中原文化虽是先进文化，其水平还是很低的，不可能有多少书籍，至多请儒者讲讲课，书院只是个文化象征精神象

征，它象征中原文化权力、文化秩序和文化正统——文化殿堂开始在营前扎根。

透过这些史料，我们还可以辨识，即使建了书院，峒民与化民的纷争仍不时发生，书院只是表达中央政府树立儒家文化的权威，以儒家文化训化营前的意愿，落到实处还得靠当地士绅带头身体力行，并通过当地有名望的姓氏进入当地“峒民”的心灵。能办书院和能进书院犹如当今的研究生、博士，说明人的品味不同一般。因而当地的士林不可或缺。

朝庭没有停留在建兵寨书院上，而是以各种方式扶持南迁的有文化根基的如朱、陈、蔡等姓氏，让他们成为营前的主流——构建营前主流社会，朱、陈、蔡等姓氏为了在营前扎根，并且建立声望，也积极配合朝庭，获得朝庭的支持。他们占据了营前的中心地段，有圩场、兵寨、书院做支撑，而且他们之间联合大于争斗。因为有着共同的文化根基，朱、陈、蔡的生存发展迅捷，取代了当地峒民而成为当地正宗，文化秩序得以建立。就是地处营前边缘山区的峒民也被归顺和同化，都以朱、陈、蔡即中原文化的标准成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这跟当今时代落后弱小的民族追逐强国文化标准的心理是一样的。在后来不断进入的客家面前，他们就成了“土著”了。

确实，自南宋以来八九百年历史的朱、陈、蔡这些营前世家，完全有资格以土著自称的。这样在营前“峒民”或“峒寇”的俗语称便悄悄消失了。这是时代的进步，当然也是营前的进步。

于是争斗与和解——开始体现为朱、陈、蔡与当地峒民的争斗与和解——在争斗中趋向和解应该是营前历史的强劲旋律，其结果：一、和能生财，促进了当地经贸的发展，营前贸易重镇得以形成；二、先后进入营前的各姓氏几乎都经历过“斗争——融合”的曲折，似乎后入者都打败了先入者，但后入者最后打的还

是树中原正统文化的旗帜。但这种正统文化或传统文化也汲取了新的时代气息和阳光雨露，在变化中壮大，在壮大中变化。三是中原文化的主流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并化为营前人的行为准则。

在黄志繁先生对赣南聚落营前12-18世纪的社会变迁进行梳理之后，“至今人们看到的营前的地域文化，也就是一般所称的‘客家文化’，乃是自宋至清经过一系列‘峒寇’、山贼、流民与官府、土著的冲突与融合而形成的。”这符合客观事实。

然而，笔者不太同意他的一个结论。他说：“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只依据族谱资料，把陈、蔡认为是中原迁来的世家大族，而不是由山居的‘峒寇’就地转化而来的呢？”^①就是说，黄先生把宋代到营前的两个有经济和文化实力的陈、蔡看作是由当地的“峒寇”转化而来的，对“客家”源自中原正统血统的说法提出挑战。也许在别的地方能找到“峒寇”即另一种意义的“客家”的相关资料，但在营前，陈、蔡（还有朱）确实是自觉怀抱中原文化血统的世家，他们以各种不同的原因先后来到营前，在成为本地望族之前并没有倒退为“峒寇”。有中央兵寨和书院传统的营前，欠缺文化根基的“峒寇”怎能胜出为当地世家呢？

于是我们进行进一步的探寻。本文正是向着“村落层面上的个案式探讨”方向掘进，营前陈、蔡两个姓氏进入了我们的视野中。

营前的前天：陈、蔡的反“客”为“土”

乾隆《上犹县志》说：“赣、南二府，自明季粤寇流残焚杀已甚。”（卷十《艺文志》）这说明中央政府凭靠当地朱、陈、蔡等旺族建立了文化秩序，本地的“峒民”已归顺，官家已把闹事者称为“寇”，但主要来自广东和营前周边地区的流民（包括农